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二冊目次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二)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謀忠貞堂刻本

一

羣言瀝液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刻本

五〇五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二)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

謀忠貞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古方略機卷之四

明

婺源

金剛

韓

袁州

張

定

柳晟慰勞府兵

唐憲宗元和元年以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

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成梓州軍士怨

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爾曹何以得

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爾

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爾以為功邪各皆拜

謝請詣成所

芭山氏曰

借誅劉闢事過軍士亂萌誘之以功

之以誅聽者自當警服然非晟急智不能

李愬行視士卒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以李愬李晟子洄州臨潭人為唐節度

使討淮西吳元濟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

皆憊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雖○金○士○○○以○是○○悉柔懦

能忍耻故使來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

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

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青

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

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情然○不○與○成○言○更○得○但○當○此○詞○以○釋○之可圖也淮西人自

以嘗敗高袁二帥袁滋袁晁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芭山氏曰韓淮陰用怯破龍且愬于元濟亦然

敕置淮西行縣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自吳元濟反，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茨魚鼈為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敕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併置兵以衛之。

或曰：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自是不足平。此特為招降地耳。至於軍無匱餉，其得策又在置淮賴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汴淮入賴，至項城入潁。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輸於鄆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此必晉公之謀，它人弗逮也。

惟適氏曰：縣令不可不擇，苟非其人，雖置行縣，民豈來歸哉？綱目削此，見經術疎略處。

李愬厚撫降將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謀襲蔡州，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嘗為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我因吳氏再生，故為吳氏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

古方略

卷之四

四

忠貞堂

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士良擒光洽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召之，忠義而用之。賊中降者相繼，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悉是知賊中險易遠近虛實。愬厚待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淮西騎將，守輿橋柵，時率士

卒刈麥張柴村想召廟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
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于前若將焚其麥積者
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
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昂日多殺官
軍爭請殺之想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想欲襲幕更
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即李屏人語或至夜分它
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謀想想待祐益厚士
卒不悅諸軍曰牒想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想
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

古方略

卷之四

五

忠貞堂

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
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謂令歸死于天子乃械送
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以
還想想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
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
語不察遠曙舊軍令合謀賊者屠其家想除其令使
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想想益知賊中虛實遣兵攻服
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恨恨想獨歎然曰此
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襲日突將朝夕自教習

之使嘗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元
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
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芑山氏曰想志在襲蔡其所以得要害者在撫循
降卒厚待賊謀使樂為用耳方畧具有次第至如
密表還祐祐感恩圖報信之深故任之篤此又想
知人之明非諸將所測也

古方略

卷之四

六

忠貞堂

裴度督討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

敝民至有以鹽耕者士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

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

臣請自往督戰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

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窮蹙但

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

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使又以前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乃克淮西宣慰招討

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却之度雖辭

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

中使監陳進退不繇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

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芑山氏曰散逢吉之黨使無中制又奏去監軍皆

晉公慮事深詳處但賊滅賊在數語微涉兩端未

免滋帝疑慮耳度既觀元濟表知賊窮蹙將行空

慨然曰誓不與賊俱生賊平即歸闕見陛下以一

折宰相罷兵之言一以堅憲宗討蔡之志此事機

之萬全者也度不出此而為是楚溫悽惻語獨何

哉

又曰宋仁宗時討元昊以內侍王守忠為都鈴轄

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

鈴轄與監軍無異願罷勿遣不聽此與裴度奏去

中使監軍同然有聽有不聽朝廷疑斷異耳

卓菴氏曰宋冠準請真宗親征契丹王欽若沮之

不獲自請北行準慮欽若多智安有疑沮乃奏改

欽若判天雄軍與度罷楚為舍人同一機智

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洞

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覆曰果落李祐姦

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白張

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先

然畏懼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

有驚鳴池烈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

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恭人不爲備四鼓愬至

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贖其城爲坎以先登。

古方略 卷之四 十 品貞堂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寢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

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襄城亦然城中皆不知覺雞

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

濟向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

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

于庭聞勅軍號令曰嘗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

懼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酒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

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

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涇

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覆曰果落李祐姦

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白張

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先

然畏懼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

有驚鳴池烈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

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恭人不爲備四鼓愬至

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贖其城爲坎以先登。

古方略 卷之四 十 品貞堂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寢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

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襄城亦然城中皆不知覺雞

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

濟向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

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

于庭聞勅軍號令曰嘗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

懼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酒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

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

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城上矢如蠅毛。晡時門壞。元濟于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

或曰。淮西之役。非李祐先導。則李愬不得入。鄆州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一

忠貞堂

之後。非劉悟反戈。則田弘正不得入。故克強敵者。必有內主。方得成功。而御大眾者。一失人心。必至內潰。此得失之機也。

芑山氏曰。李愬之襲蔡州。皆因敵制勝。以逸待勞。既委任李憲。李祐。而又遺書重質。使單騎來降。凡元濟所恃為腹心者。皆得而用之。元濟尚能與官軍抗哉。至于留史。史鎮文城。留義成軍鎮柞子。此又不必然之慮。欲滅賊而先自固者也。

又曰。惟愬能用祐。亦惟祐樂為愬用。故卒擒元濟。

然愚意。凡用俘虜為鄉導者。須防賊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又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仍選腹心智謀之士與俱。防其攜貳。然不如素蓄堪用之人。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此尤謹察鄉導之法。不然。如本朝洪國公丘福。誤信虜酋。至全軍皆沒。視愬之用祐。孰失孰得哉。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二

忠貞堂

卓菴氏曰。兵家惟用降最難。蓋慮為賊間也。愬之于祐。固不可多得。然使後世懲丘福之弊。每得降卒。無問誠偽。賢否。一槩棄之。如瞽無相。亦何以克敵哉。愚謂用降之道。宜倣周禮五聲求情之法。始按其辭。繼觀其色。又察其氣。廣之以耳之所聞。證之以目之所見。則人之賢否。誠偽畢露。而我因有以用之。苟其賢而誠也。便當待以不次。推誠委任。雖素蓄堪用之人。有不能望其倫等者。然後得其死力。藉之成功。倘既已信任。而又使腹心智謀之士。齟齬其間。彼必疑不自安。萬一反為敵用。則是自求辛螫矣。可不慎哉。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平淮西吳元濟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三

忠貞堂

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范氏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

芑山氏曰度深明德義罔治之義又能濟覆以寬其所謂蔡人吾人皆推誠直致與朝四暮三自別

韓愈宣慰王庭湊

唐穆宗長慶二年王庭湊是殺節度使田弘正元翼於深州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爾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于孫雖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爾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圖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古方略

卷之四

十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愈詰責庭奏。皆從利害禍福。曉然易見處。明白開導。令其自悟。雖欲倔強恣橫。不可得。吉今駕馭強暴之術。辭嚴義婉。往往如是。彼激亢相加。詬厲紛然。特匹夫倖倖者所爲。非不辱君命者也。

又曰。方愈承命宣慰時。胸中籌畫先定。非倉卒取辦者。此正與捷給口辯不同。

李絳議授劉從諫節度

唐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子從諫以遺表求知留後。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于人。又昭義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路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古方略

機

卷之四

十下 忠貞堂

布。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捷。朝命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綰五十萬匹。使之賞設速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

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書兵刀足明群心
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執計利害決無卽受
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
謀以從諫爲昭義留後

芑山氏曰。元和中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衆議與
兵討魏博。絳乞卽降白麻。除田興節度使。今昭義
劉從諫求知留後。絳又謂無卽受之理。或予或靳。
或徐或疾。非畏田強。輕劉弱也。一以勸諸鎮忠順。
一以遏昭義要求。處分自不同耳。

裴度諫脩東都

唐敬宗寶曆二年。上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
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卽盧貞按視
脩東都官闕。及道中行官。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
東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官闕營壘。
有司厩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
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
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朱克融王庭湊皆請
以兵匡助。脩東都。乃勅罷之。

或曰。事有不必要言。激諫而徐俟。主心自悟者。如
裴度。不極言東都必不可往。但云官闕荒弛。宜加
脩葺。則行幸之駕。不挽而自回矣。張猛止漢元帝
醉祭宗廟。勿御樓船。皆用此法。

裴度議處分朱克融

唐敬宗寶曆二年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是殺張弘靖赦克融為平盧節度使克融以為跡惡執留敕使又奏當

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

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官闕上患之以問宰相

欲遣重臣宣慰仍勅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

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

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

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候還

古方略機卷之四十九忠貞堂

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

區處其將士替衣非朕所受但素無此例從來非朝

本道不可獨與范陽所稱脩助官闕皆是虛語若欲

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

若且示含容則云脩官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速來

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芑山氏曰詔書辭旨悉中機宜但助修既是虛語

姑示含容可也丁匠宜速遣來一語微涉權詞蓋

既罷脩東都宜明告克融以不幸東都之意直云

不假丁匠往來理明義正尤不失王者氣度安得
詭云已令排比供擬乎萬一我以詐往彼以詐來
是詔令不信于諸鎮也所失豈細也哉

古方略機卷之四二十忠貞堂

常處厚戒史憲誠

唐文宗大和元年，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夫處分權知留後，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移同捷為交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構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簡較官，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請討同捷，許之。削同捷官爵，同捷遣子弟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憲誠與全略為婚姻，同捷畔，密以糧助之。裴度皆不之知，謂憲誠無二心。憲

古方略機

卷之四

王

忠貞堂

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常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編日使于下開手字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本朝于慎行曰：「二公同事而疑信不同，其自相矛盾，宜也。然以兵機論之，以相反相濟，一推誠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使其畏威懷德，而潛遏叛亂，蓋亦經略之大計也。故為國之臣，以異見為同心，而為私之臣，以小隙誤大計，國之濟否，于是焉在，可不慎哉。」

李石鎮定訛言

唐文宗大和九年，自六道巡邊使還京師，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州二名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僞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冠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日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此輩往往為亂者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開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曉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古方略機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全操等果為亂，當有陰謀，在道揚言，則訛言可知。況全操等僅六人，不聞旁結它黨，又豈有六人而能盡殺僞服者乎？石逆知無是事，故堅坐鎮之，非貿然甘受其斃也。」

又曰。自李訓鄭注謀誅宦官。甘露之變起。而仇士良等。以討賊爲名。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麻衣糧百二十分。克宰相召募。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兵衛甚設。鬼得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寢。按李石斯言。可謂不惑于禍福矣。但石單同平章事。目見王涯之冤。既不爲昭雪。一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時株連死者甚衆。士良等以討賊進。階遷官有差。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而石依阿苟容。不審去就之義。卒爲士良所嫉。潛遣盜射石微傷。石懼始辭位。此果可謂忠正無邪。神靈所祐者乎。尚自謂盜賊必不能傷乎。愚謂石之言。特矯情鎮物耳。其實中心不能無疑懼也。本朝陳仁錫見石去兵衛。鎮訛言。稱石大有膽識。非也。

赦諭烏介可汗

唐武宗會昌元年。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大和縣名。公主憲宗女。自武宗姑先是嫁回鶻。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回鶻大臣。十八奉公稱達干。主歸之于唐。回鶻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制造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借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還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下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芑山氏曰。不許借城。而但賑米許援。體尊意和。最得御夷機略。

李德裕議降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以李石爲河陽節度使，石從兄恬爲洛州刺史。石至大原，劉稹遣軍將賈稹請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東都石囚稹，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奏聞，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

言方略 卷之四

護從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

芑山氏曰。昭義將李丕降。不計其誠偽而急賞之。積降而德裕不納。何與。或曰。懼積之復叛也。樂受積降而姑遲之也。予曰。非也。德裕之賞丕。欲微示招徠。漸携賊黨。孤積勢耳。今積方窮蹙。諸道協心。不誅積不已。真卽要心歸順。宜深拒勿納。俟積內潰。正之以討逆之法。使諸鎮明知叛唐。卒蒙顯報。

誅一稔足以警諸鎮。豈得遽受其降。而少寬之哉。是故丕降可賞。稔降必不可受。或受或拒。理勢固然。無足怪也。

古方略機

卷之四

...

सिद्धि